

## 陈排，找回时间的追寻者

■ 张慧谋

时间，在陈排的意念里，是可以找回来的。自从他在2020年10月底当选茂名滨海新区民俗文化协会会长以来，他一直在寻找历史痕迹，把逝去的时间找回来，留住乡愁，留住本土民俗文化的根和文脉。他，就是找回时间的追寻者和引领者。

筹备滨海新区民俗文化协会之初，陈排并非首推人选，只是“配角”，由于某种原因，他被推到会长位置上。作为协会发起人之一，我找陈排表明民俗协会的意义和宗旨，只有付出和奉献，对每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回报的，作为会长，只有责任和担当，准确地说就是做情怀，为挖掘、整理、维护本土民俗文化，尽一己之力。

性格内敛不善言辞的他，说了一番非常朴实的话：我觉得做这样事情非常有意义，只要相信我，支持我，我就有勇气挑起这个担子，至于个人得失，我不会考虑，唯一担心是怕自己不称职，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事实证明，陈排是个有抱负、有理想、有独到见解的人。在筹备会上说的一番话，让我对他这位长期与海打交道中年汉子刮目相看。他说，我做这件事，是在拯救本土民俗文化，把日渐消失的民俗文物、文字影像资料，通过我们的努力找回来，保护好它们，这是我们对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的尊重和弘扬。他还说，我们是一群把时间找回来的人，留住历史，留住乡愁，守住民俗文化不让他从我们这代人身边消失，为滨海新区未来的发展，特别文化旅游方面，提供可靠的史料和依据。

在寻找本土民俗文化根源这条路上，陈排始终在践行他的诺言，总是看到他在时光中摇摇晃晃的身影。博贺咸水渔歌2021年10月被茂名市

人民政府批准为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是茂名滨海新区成立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填补了千年古港博贺镇的空白。在整个申报过程中，作为民俗文化协会会长，陈排投入大量时间指导参与搜集素材、编写材料、组织视频拍摄工作。就连向市里文化部门递送材料、沟通落实相关事情，他都亲自为。

博贺咸水渔歌有着非常漫长的历史，是流传在博贺人生活中和口头上的一种特殊的地方歌谣，喜怒哀乐，即兴吟唱，既有大海起伏亢奋的韵律，也有草原辽阔恢宏的咏叹调。我请教过一位博贺本土文化人，他对博贺咸水渔歌深有研究。据他说，博贺咸水渔歌来源于生活，它的生存土壤却是源于千百年来流动在河海之间的水上疍民。水上疍民由两条支流构成，一支是南方沿海土生土长疍民，一支是来自吉沔汗战败部落。因此博贺咸水渔歌，既有南方沿海歌谣元素，又融入草原牧民悠扬辽阔深沉的咏叹。我无法找到历史佐证来说明这点，但我觉得，这位前辈所说的，不无道理。

近些年，博贺咸水渔歌成为本土各种文化活动诚邀的热点节目，央视《远方的家》等栏目到滨海拍摄节目，总是少不了博贺咸水渔歌节目出镜。这支由渔家妇女组成的咸水渔歌表演队，成了当下网红，她们都是一群自发性的上了年纪的老大姐，节目编排，歌词创作，都是她们自己完成的。陈排会长为了支持她们申请市级非遗，从资金、组织拍摄专题等方面，都提供了方便，鼎力支持。有时，陈排还放下手头的活，陪着这群渔家大姐到外地演出，接受媒体采访。因为，陈排深知，博贺咸水渔歌，是茂名滨海新区很有价值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可生意上少赚点，也要挤出时间做好申报非遗工作，及时向市级文化部门推送。

今年暮春，陈排以民俗文化协会名义，与滨海新区文联组织会员和文化人士进行一次寻找古炮台、古盐道、南路抗日第一枪遗址采风活动，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此行我写了一篇关于古盐道的调查文章，引起关注。市文化部门，以及后来的几家省市媒体和专家，都对滨海古盐道这个专题进行探秘和推文。陈排表示，他以协会名义，出资为“南路抗日第一枪遗址”重塑雕像，此项计划已在策划实施中。

古城北庄山寺文物被毁，几方有着重要历史价值清代石刻，被人为砸成碎片，废弃在庄山寺内杂物堆里，经热心人发现后，陈排与滨海新区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建议将残碎移到电城镇文化站进行修复和保护。经有关部门允许后，陈排个人出资雇用车辆将残碎从庄山寺运回文化站。这些残碎，才有了“家”，有了归宿地。类似这样的事情，这两年，陈排做了不少。

他最近又有了新的目标，他与他的团队，正在着手为滨海新区的几个非遗项目，进行组织资料、推进和申报。陈排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时间对于他，尤其珍贵，但他总是从繁忙事务中挤出时间，处理协会的事务。民俗文化协会才成立两周年，陈排开辟的“找回时间”之路，才刚刚起步。千年古港，六百余年古城，一千五百年的洗夫人文化发源地，这是一部时间跨度千余年的历史之书，陈排和他的志同道合者们，仅仅是揭开这部大书的卷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陈排在拯救和维护民俗文化遗产的路上，他是纤夫、是求索者、是追寻时光者们的引路人。

## 远去的痕迹

■ 陈照

每晚，我总喜欢在橘鼓鼓楼西面的茶室饮茶。鼓楼古香古色，檐牙高啄，一股浓厚的怀旧味油然而生，茶室开在嘉燕一楼，茶室老板的热情好客，让我忘记了自己藕饮藕食的尴尬。茶室门前有几盆花，四季都有花开，花团锦簇，惹人喜爱。每当我百无聊聊，就聊花。在茶室门前，每晚我们都把台凳搬出茶室。我们三五成群自由组合坐一起，各自找到自己喜爱的节目。该打牌的就打牌，该喝茶的饮茶，该骂街就骂街。无拘无束，与夜色共舞。

离鼓楼不远处，有个小公园，叫中山公园。听老街坊说：“从前公园的入口在民主桥头这边，且门牌很高大。”但现在却荡然无存，公园里也曾有许多景观，现在却寥寥无几，所有的这些，唯有老街坊才有那份记忆，而我就只能把门牌当故事一样聆听而已。然而，见到他们不胜唏嘘地谈起中山公园的陈年旧事，就知他们对那牌坊是多么依恋。

我借了几分茶醉，顺着昏黄的路灯的光亮，摸着公园的断垣残壁，一路去追寻老街坊所说的中山公园的旧门牌。然而在民主桥头与公园之间，隔着一个很大的停车场，停车场的前身是灯光球场。以前化州最活跃的地方，就是这儿了，每当有球赛，这儿就人山人海。而现在却已卖给了地产商，怎可能再有什么门牌呢？寻而不获为失望，我明知自己不可能寻找得到那门牌，却让自己的灵魂去寻找了一遍，自觉可悲亦可笑，相信这个夜晚，唯有风知道我的愚蠢。

秋天的风，传来阵阵凉意。我继续沿着民主桥头向十字街口方向碎步而行，思绪一直推我向前走，我似丢失了东西的孩子一样，从步行街的街头一直寻找巷尾。以前民主路两旁的骑楼随处可

见，现在被五光十色的灯光招牌笼罩。这儿每隔数十米就有一间金铺，每间金铺都价值连城。我来到十字街口的新华书店，却不见再有书买了，就连这儿也变成了金铺。我在寻找当年的买书童，回忆当年，我是从自己口袋一角一分地在那儿数钱而去买书的，那时的新华书店是我获取精神粮食的好地方；旧时的电影院旧址仍在，现在却不再放电影。从前拿一角几毛排队买票，入场看电影的难忘画面，只能成为满满的回忆；印刷厂旁边的林大兴照相馆也不知所踪，心想，我那时初中的毕业照，照相馆现在是否仍留住我们的底片呢？唉！照相馆都自身难保，它又怎可保得住我的毕业照呢？我苦笑继续往前走；国营印刷厂现在也听不见机声，印刷厂已不复存在，我也不知道那些制作作业的叔叔阿姨们，现在还有多少活在人间；现在所有的旧档口，旧商店都一一被淘汰了。高档成衣，手表，珠宝……已在这儿集结，此时它们已经把成条街占领，这里确实比以前繁华了许多。

再往前走，就是路的尽头，也就是新飞马，旧时的民主路是不能直通橘城路的，它要转弯园路，再转中山路，然后再接通橘城路。那时，每当有同学叫我看电影，我总会说：“转弯就到。”我从教研室骑着那台三十二寸凤凰单车，左转右转，一会就到了电影院。

时代进步是势不可挡，但却把我们的记忆一一抹去。古城紧跟着商业的节奏，逐渐淹没在入声鼎沸的商业气息里，我深知鱼翅与熊掌不可兼得，但我渴望那体闲宁静的小城仍在，新华书店仍有书卖，我还能穿过古老的中山公园的门牌，可以去中山公园散步……

## 拨浪鼓声声

■ 锋语者

“咚咚，咚咚，咚咚……”清脆的小村子在一阵清脆的拨浪鼓声的撩拨下，迅速闹腾起来。大人们放下手中的活计，找出家里可以换钱的旧器物，循声来到停在村头树荫下的杂货担子前，从那名叫做“白毛佬”的货郎手里换回一些针头线脑，或者半斤烟丝；孩子们拿一块牙膏壳，或者大人给的零钱，换来一颗糖。村中有名的捣蛋鬼豆荚，向父亲讨钱未果，悻悻地向白毛佬讨来拨浪鼓，不亦乐乎地摇晃。

“咚咚，咚咚，咚咚”的声响，一定是孩子们心中最美的乐章吧？要不然为什么拥有一面拨浪鼓，几乎是所有小伙伴的梦想呢？豆荚偷偷拿了父亲的熟烟盒，把烟丝扔掉，在烟盒的侧面钻开三个小孔，在其中一个小孔装上一根小木柄，另两个各穿上一根细绳，各吊着一枚椭圆形的小石子，一个似模似样的拨浪鼓便轻易摄住了一众跟屁虫的魂魄。豆荚神气十足地双手合十，搓动小木柄，“咣啷咣啷”，“鹅毛鸡毛鸡皮拎来卖！”浑浊的拨浪鼓声配上他惟妙惟肖地模仿白毛佬的一声吆喝，引发了一阵骚动和一片笑骂。傍晚时分，众人真切地听到他的屋子里传出了炸雷般的吼叫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第二天，豆荚的手里已没有了那面诱人的拨浪鼓，脸上却添了一道紫红色的伤痕。

曾祖母锁在大木箱里的那个万金油盒子，令我垂涎已久，它是那么小，然而家里再也找不到其他可以制作拨浪鼓的铁盒子，奈何它总是那么满满当当，好像永远也用不完。看着小伙伴们接二连三地展示自己的杰作，我按捺不住了，故意把手臂抓得红红的，向曾祖母讨万金油，曾祖母心疼我，赶忙把那个藏得严严实实的小盒子找出来，仍不忘嘱咐：“省点用。”

我实在不敢把这金贵的万金油盒子从盒子里挖出来扔掉，心想大概用掉总是被允许的，顶多背上败家的骂名，便一股脑儿勾出来，涂抹在手臂上，腿脚上，浑身上下，全涂了个遍。一阵清凉过后，一股火辣辣的刺痛猛烈袭来，由外到内，深入骨髓，我膝盖上跳，慌不择路地一头扎进池塘里。等我疲倦不堪地爬上岸来，摸摸裤袋，那个万金油盒子，早已了无踪迹。我欲哭无泪，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曾祖母见我满脸通红，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又闻到我身上

浓烈的万金油味，认定我是得了大疾，吓得不轻，灌我喝了一大碗白糖水。那盒被她视为宝贝的万金油，早已抛之脑后。

白毛佬身材矮小，背微驼，后脖子上隆起一块厚厚的肉，猴精猴精的，因满头白发而得名。我曾拿着四分钱求他卖给我一个穿窿饼，因为差一分钱，他硬是把穿窿饼咬掉一小口，才塞进我的手里，嘴里还振振有词：“不能让给五分的吃穷。”

“孤寒佬！”我气愤地骂他，他只是嘻嘻一笑。拜我所赐，他又新得了一个“雅称”，他好像并不以为意。豆荚曾多次趁人多杂乱，偷他杂货担子里的什果，反而吃了不少苦头。

为了能从白毛佬那儿得到一块糖，小伙伴们可谓各显神通，搜尽了家中一切可以换钱的杂物。有一天，大人们去开工后，我看见豆荚跨在一只老胡鸭的身上，一手捏住它的嘴巴，一手拔它尾巴上的长毛，见我一脸的惊诧，他频打眼色：“别声张，攒鸭毛换糖果。”

拨浪鼓终于又响了，豆荚居然拿出了半竹篮鸭毛，换了两颗水果糖，趾高气扬地在大伙面前嘚瑟，把我们馋得要命。

我逮不住鸭子，却见爷爷的胶鞋静静地躺在门角里，显得特别惹眼。爷爷是个工人，只有周末回来休假时才穿上它。我犹犹豫豫地拿起这双鞋子，翻来覆去地搜寻着，终于在其中的一只上找到一丝不起眼的裂缝。这分明就是烂胶鞋啊！我欣喜若狂，兴冲冲地拿着这双鞋子跑到白毛佬跟前。白毛佬接过来反复地审视了一番，用别样的眼神看着我：“你想换什么？”

被他看得心里发毛，指了指杂货担子上的软糖，他不再言语，剪了一小段给我，我如释重负地跑了回去，身后传来了白毛佬的声音：“这是谁家的孩子？”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家，赫然发现，爷爷的那双胶鞋，竟然不动声色地躺在原处。

我渐渐长大后，拨浪鼓声也渐渐远我而去，偶尔听到那“咚咚，咚咚，咚咚”的声响，仍然是那么悦耳，那么亲切，每每都能令我闻声而至，然而拨浪鼓的货郎，不是白毛佬。

## 中秋感怀三首

■ 陈彰

### 怀彰

清辉银汉又中秋，  
筵榻探喉未告休。  
玉宇吴刚筛桂酒，  
人间黎庶诉怀忧。

### 根连

相同满月不同圆，  
峡水一汪隔两边。  
儿女寒宫传口信，  
脐牵血脉祖根连。

### 沉酣

中天正挂玉冰轮，  
朗彻街坊不夜庭。  
落枕沉酣红日近，  
卖哥送午欲敲门。

## 山野流风

——致敬茂名市“中国好人”十九公韦瑶忠

■ 罗迪科

晨曦的纱帘在天边卷起  
响彻四野的风  
托起了娃娃们的梦

你粗糙的手  
牵起一个个孩子，仿佛  
将一只只飞鸟  
送入群山之上  
漫游青空

山路两万四千里  
霜寒暑酷  
凄风苦雨

你一手抱起  
一肩挑动

铁骨般坚硬的  
磐岩，由日月雕刻成  
老人面容  
二十年的云飘过  
水流去  
小松迤迤着  
长成长林葱茏  
柔风飘拂，林叶的  
响动汇成同一个声音  
十九公

## 菠萝蜜的无奈

■ 冯毅

我在华南南部、南海北岸的粤西高州出生、长大，看地图，出生的村子离大海好像很近，近到拿一块石子就可以扔到海里，实际上，离南海直线距离有几十公里。粤西，以前划归为亚热带气候地区，但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目前已是折不扣的热带了。地球人都知道热带多水果，山竹、榴莲等名品都是热带的产物，但粤西目前仅是热带的边缘，故山竹、榴莲等在这里还不能种植，而释迦果等原本纯正的热带水果已开始在粤西开花结果，菠萝蜜本来只分布在粤西南及海南，现在在广东的“北方”韶关都有了。

水果之中，菠萝蜜一直是我最爱的品种，没有之一，唯一接近这“之一”的，是我家的桂味荔枝。菠萝蜜有干包和湿包之分，大概是以果肉的脆韧不同来区分吧，干包的果皮硬，得用刀才能剖开，湿包的果皮软，用手一掰就可以掰开果皮掏果肉吃了。对不爱菠萝蜜的人，尤其是内地人，不容易弄得懂干、湿包的区别。小时候家里有棵菠萝蜜树，是湿包的，我们也叫“湿虾”，菠萝蜜熟了，从树下走过都能闻得到香从天上来。“闻香上树”是小时候我常做的事，往往是我在树上掰着吃，二姐燕玲在树下流口水，我吃饱了，才会把还带着一两包果肉的菠萝蜜扔下树下，“施舍”给二姐。后来我外出念书，大哥的孩子长大了，他们也是如我那般的操作，侄子在树上掰着吃，最后才“施舍”点给侄女。

现在菠萝蜜已不是以前家种才有得吃，已产业化了，农民批量种植的大部分都是更受欢迎的干包菠萝蜜。但干包的不容易判断是否“够水”（即成熟度），太熟的又容易烂掉，而且快递公司也嫌弃熟透了的。产业化之下，只能提前摘果销售，所以我在外地想吃上家乡“够水”的菠萝蜜不容易，得讲运气。每年都有在高州的朋友寄菠萝蜜到深圳给我，但是今年却成为不如意事常八九的注解。

6月份，一朋友说有个

品种很好的菠萝蜜，问我要不要。科普一下，菠萝蜜跟苹果一样有不同的类别，各品种的口感相差很大。听着我的喉咙就开始吞口水了，赶紧发了地址给这位朋友。由于那朋友有公事处理，缓了两天才有空去寄，结果快递公司不收，说太熟了，到时整得满车快件都带着菠萝蜜的味道，而且易烂。朋友只能拿回去自己吃，还发了金黄色的果肉照片来“引诱”我嗜蜜的胃口。

如果说6月份那次寄菠萝蜜事件吊足了我的胃口，而最终只是喉咙吞了几口水的话，那么7月份的事却让我的三头肌更粗了。也是高州的朋友，他知道我爱菠萝蜜，别人给了他一个“大只嘢”，马上就叫我发地址给他。收到了之后，我充满着期待地抱着三十多斤的菠萝蜜爬上没有电梯的七楼。到家打开后，用手指弹了弹，以我的经验，这菠萝蜜未够水！但还是幻想自己判断失误，结果过了七八天，一点香味都还没有，砍开一看，这果至少还得在树上长两个月才能摘！只能又抱下楼丢去垃圾站了。

8月份回高州，这次我是上树摘的菠萝蜜，肯定够水的，用塑料袋包好拿回去，忘记把塑料袋拿开就直接放车尾厢了。这次是闷坏的，第二天来到深圳，打开袋子，果皮都由绿变黄了，我居然忘记了菠萝蜜是不能用塑料袋闷着的，会闷坏，只能晾熟。

真无奈！只是无奈的不是菠萝蜜，是人。习惯了无奈，习惯了失望，习惯了不如意，是好事，这不是无病呻吟，而这正是心理素质从玻璃心磨炼成“大心脏”的过程。有的人遇事不惊，能沉着应对，这不是天生的，而是经历了各种各样考验之后的沉淀。造成不如意的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因为外界客观原因，一些资源本就不属于你的；还有的是主观上，如选择造成的。

菠萝蜜的甜令人向往，但往往求之而不得，芸芸众生中事多如此。不管哪种原因造成生活中的不如意，都应该淡然处之。

## 悦秋

■ 梁璋

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  
邀春风一起，  
种下一串串的希望。

经历夏日的耕耘，  
梦想在田间里跳跃。  
汗水滋润着青春的思维，  
逐渐走向成熟的殿堂。

满目斑斓的秋色，  
垄亩里散发着，  
万缕沉甸甸的稻香。  
金色的镰刀，  
收割着丰腴的理想。

淡淡的秋月，  
牵引着百结的乡愁。  
收藏起血红的相思，  
品尝故乡捎来的问候，  
和丰收的喜悦。

## 行走美丽的滨海

（组章）

■ 李实

### 小小的尖岗

小小的尖岗，白云在林带之上，大海在林带之下。三个小小的自然村，却有三个不小的公园，有花香，有鸟声，也有渔歌。连绵的青翠，连绵着苍茫的大海，无边也无涯。云飘飘，海涟涟。海天一色会把你的眼睛看累，我与海风撞个满怀，却对温情的浪花爱得如痴如醉。浪漫海岸的每一粒白沙，都会辨别海的温度，和海誓山盟。

小小的尖岗，小到每一阵涛声，从村头到村尾都听得见。

### 西葛，西葛

以前的西葛是西葛，现在的西葛还是西葛。以前的西葛，养在深山无人识。现在的西葛，却是火热的网红景点。这一切的变化，却是一条滨海旅游公路开通而起。这美丽的梦开始飞翔，因西葛的开拓而起。我想在清福港大桥停留久些，看沧海桑田，看西葛巨变留下的倩影。

漫步海滩，搂住海浪的细腰，想哼一首儿时常唱的歌：《外婆的澎湖湾》，晚霞像潮水一样退去，我看见霓虹灯、渔火、星光依次出现，这里美得已超仙界。涛声合围，月光照着我归去。有风吹过耳廓而不言不语。在驿站，在旅游公路，在每一朵浪花上，我读懂了滨海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 沙豆仔的笑容

沙豆仔，一条渔村。听名字，联想到炽热的土地，茂盛的豆苗，可让你意想不到，旁边漫山遍野的浪花开着。曾几时，沙豆仔村人愁眉苦脸。即使唱歌，也暗含几分忧伤。滚烫的沙土长不出好收成的庄稼，因困难不倒勤劳勇敢的沙豆仔人。

植树造林，改良土壤，庄稼丰收了，沙豆仔人笑了，海财广进，地利物丰。独特的地理位置，引来无数商机。沙豆仔人，朝着明天的方向，凝望大海的甜蜜，欢呼着，张开了鹏程万里的翅膀。

我离开沙豆仔村的时候，袅袅炊烟挑起黄昏，安宁透明的灯火留在村里。